

回故乡

□罗南杰

我的田园

□王富祥

在故乡的窗前
桥的这头
凝望街的那头
看人来人往
一坐
就是
十万年
石化
风化
融化于——
天地之间

四月在都江堰精华灌区
重逢春风。麦田与
麦田间相互绿着
桃红，垂柳，蕨菜和
椿芽反复醉氧
竹笋，像一根根秒针
的须吐出信子
光阴灼热。枝头昂
着自信的头颅
新生的嫩绿呈现出
天真的时光
站在灌区这片桃树
的顶部蹦极
蜂群深入花瓣里，用
唇文身
所有的相遇，都是新的
都带着暖意和明亮
的好心情

田坎上那些不起眼的
植物中
有折耳根、星星草和
水芹菜
它们的前世今生，一
直坚守
同在并不宽裕的秀
场里
它们用生命的不同
版本呈现青春
在窄小的空间里不
张扬，不华丽
不争宠。匍匐着，鞠
身埋头
千百年来一如既往
陪伴来往的蚂蚁，陪
伴蛙鸣
陪伴脚下这片土地

林盘，就在一幅水彩
画置顶的位置
画面中除了桃园，还有
大片油菜花渲染的
情节
村姑摘下其中的一
朵放在枕边
梦境中有白鹭的翅
膀划过额头
划过田畴，划过池
塘，划过房梁
怀春成为这个季节
的主题
在不动声色之间
你我都深陷其中，不
忍离去

反复行走在我的田
园里锄禾
听到不远处有布谷
鸟唤我
撒娇声再次响起
我渐渐听懂了春天
的原音

诗歌

家山不语（组诗）

□李永才

春天的榆钱树
站在春天的榆钱树
总有一些生存的经验，想要
告诉
路上的行人
比如雨过天晴，晴朗整个成
都平原
鸟与树相处久了
也会日久生情。树叶落了
鸟儿可以飞走，但若想流水
不朽
却没有那么简单
每一个瞬间，都有花落春风
风越大，万物的悲欢就越难
分辨
古寺的叮当声，可以反复
而一棵榆钱树的孤独，有谁
能听见？
人间无新事，说书人的讲述
都是一些懒洋洋的梦呓
春天走失的鸟儿，会在秋天
回来
你不必为杜鹃的悲鸣而忧伤
这个光滑而新鲜的季节
每一片新绿，都是孩子的脸蛋
悄然演绎不忍触摸的稚嫩
在鸟与树之间，选择某个安
静的巢穴
不管未来的天气
有怎样的变化，只想将穷人
的下午
过得有点咖啡的滋味

风吹柳枝斜

春风倾向于传统，面对新事物
显得格格不入
相对于一棵柳树，可以左右
逢源
而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前
却无计可施。风吹柳枝斜
意味着这一次仰望
看不见的是蓝天，看得见
的是天花板
一池春水任吹皱。你的发际

仿佛一只棕色的贝壳
有一种忧伤的美
风把我带进丛林，我看见一
些落叶
正在走下台阶
与去年一样，春风寻找佳人时

将采茶姑娘的衣襟
轻轻一撩，湿漉漉的羞涩
不知吹落何处？

家山不语

当炊烟似的旗云，缥缈天空
我发现母亲的屋顶，被发呆
的少年
虚构出令人惊喜的高度
当风从河谷吹来，不断地吹
动流云
散落成满坡的棉花
那是淳朴的，洁白而又安宁
你看那无限的天空
沧桑之后，依然辽阔

当我在黎明的河边发呆
遥远的过去，仿佛锈迹斑斑
的梦境
在法桐叶上蔓延
而迫近的未来，是眼前的迷雾
以苦恼而散乱的方式表达
我该以怎样的逻辑
去辨识和消解，这密布其中
的明媚

家山的事物就是这样

每一个春天，都有野花踏碎
山冈
花开的是美好，而花落的是
情真意切的别离
从彩色到无色，如一只蜗牛
绕着圆滑的湖畔爬行
从起点到终点，也没有看见
湖水中的真相

神秘的面具

毫无疑问，超越千年的东西
可以称得上文物
考古的人，从土堆里翻出
的人面
真是妙不可言
如果挂在树上，一夜之间
就引来一群神鸟
一棵树就是鸟类的江山
它们在树上打盹、玄思，梦
回前朝
象牙啃过的铜器，被时光雕
琢成
一种离奇的眼神
仿佛是在告诉我，那些漫长
的岁月
风高浪急，沉船入水底
一睡就过了三千年
或许蜀地的先人
被杜鹃历史性设计和拼叠
就成了今天的模样
像我的影子，被时代的巷子
反复挤压
百年后，也一样会自化为
风中诡异的图像
文明不过是一些消息
被时间敲碎和编造，是一个
层次
被人类控制和重置
又是另一个层次
多像此刻的樱桃树，被春风
再次修剪
从窗台伸向春天时
只有敏锐的阳光，才能读懂
其枝头上神秘的符号

一个精致的篾匠

暮色苍茫时，我想起父亲
一个精致的篾匠，将一生的
期盼
编织成满天的繁星
——让流浪他乡的孩子
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能从一
种模糊
重返另一种清晰
在道路崎岖时，我想起父亲
用梭草编草鞋，用竹叶编斗篷
用麦秆编织草帽和阳光
有一袭蓑衣，就不在意风来
雨去
在季节变幻时，我想起父亲
用春天编织桃李，用夏天编
织瓜果
将一坡层次分明的青菜头
编排在江边，迎风而立的木
架上
将萝卜、白菜和知了的叫声
编入儿女们的生活
每逢秋冬时节，我想起父亲
总是把一些幸福的片段，编
进旧风俗
我丢失在山冈的荒凉
是否早已被父亲，编织成了
一箩筐葱郁
月光朗朗。父亲用家传的
手艺
编织村庄的野史和传说

将一生的苦难，编进梨子坪
的农历
谁也不知道，父亲朴素的心愿
——只想把晚钟敲碎的落日
编进平静的长河

少年的梦境

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我把自己年轻的时光，当成
一本连环画
在阳光下反复翻看
看“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
那些寄给清风的草帽
是否落在了，大有作为的年代
历经风吹雨打，一朵葵花飞
奔而来
仿佛一粒幸福的种子
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喧哗
我将公社的常青藤
改造成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
让勤劳的社员
在河畔种植万棵桃李，一间
草屋
桃李下自成蹊，河流奔向远方
多一些绿水青山，就可以赋
予一棵树
更多的现实意义

春天的乐章

枝头上的春天，说走就走了
围绕三月的命运
所有的花朵，都以乐章的方
式呈现
各自开放的节奏
一会儿是桃红柳绿的 G 大
调协奏曲
一会儿又是落花流水演绎的
D 小调奏鸣曲
一个乐章延续到哪里
与你相关的风，就吹向哪里
在叙事与抒情之间，琴弦可断
而季节的风光不断
像一个历史的新客，沉湎于
命运的交响
可以在回家的路上
顺手牵走落日，但必须用一
生的蓝调
守住一场旷世的风尘

屋檐下的往事

那些瓦片扣住的往事，有的
渺小
像草籽一般，在春天
因开花而欣喜
又因秋天的枯萎而悲伤
有的宏大，像天空的流云
晴天来了，就敞开一片广袤
的原野
而雨天，掉落如秋叶
在默然中缓缓滑行。在渺
小与宏大之间
有一种绝对的默契
让屋檐下的过客，义无反顾
地往来
有时候，说不清的缘由
部分情节隐瞒不住
泄露出来，就是一段瓜熟蒂
落的日子
你怎么看，都是一种
明亮而宽广的安慰。有风雨
就总会有一些瓦片
改变既然的颜色与朝向
我的亲人每拣选一次，瓦片
上的麻雀
它们的信仰，就啼鸣一次

落日（外一首）

□冉杰

天空是一面倒挂的镜子，湖
泊山峰
像沸水，在西边翻江倒海。
翻过的云层被风一吹，乡愁
便在新鲜的泥土里
落下一层生锈的土埃。
被雪水浸湿，通往天国的假山上
长满了叙事的杂草和斑驳
的苔藓，
在水池里荡漾成细小的珍珠。
寒冬腊月的风水平很高，把
窗外的
锯齿形的植物最终还原成
树的原型

在城市的边缘，白天堆满了
宋朝的家具，黑夜里挂满了
唐代的月。没有人能读懂：
乡愁，在苍白的月色中更苍白
稀疏的香气灌满了漆黑的夜
一条比夜更黑的河流里，漂
浮起
牡丹粉色的谎言，向故乡
兑现青草、露珠与此刻的相思

日落西山，没有被问候的落日
吐出红红的舌尖，舔腻凝结
成冰的
楼道，摁响的门铃
像村庄柔软的咳嗽，叹息的
语气
如门槛石般坚固，低头看见
的是踩在脚下的灯光，仰头望
见的是
挂在墙上的一幅故乡水彩画

阳光长满了利爪

五月的阳光，长满了摸不着
看不到的利爪，在玻璃上爬行
屋内的风扇加足马力，始终
扇不来
一丝清凉风，利爪从带盐的
汗水中
搓揉，搓出昨晚肮脏的污垢
躁动的心很想从毛孔中蹦出
无数利爪，把整个夏天的毛
孔堵得
雪白透亮，人世间的每一个
角落
都充满了雪一样的阳光
让万物变得纤毫毕现

长满利爪的阳光很灿烂，也
很锋利
穿过坚硬的水管，撩拨流动
的水
从温柔开始，到温暖为止
都无需用火加热，流过的每
寸肌肤
都如蚂蚁在疯狂撕咬，缭绕
的雾气
给自己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衣
不能让自己在灿烂的阳光
下衣不蔽体

大地是一块巨大的磨刀石
阳光在泥土上越磨越利
正午的利爪
从昨夜盛开的鲜花上刮过
萎缩是最好的证据，即使凋落
泥土也拒绝不了利爪的锋利
躺在地上的玫瑰，好像一摊
鲜血
死去活来的爱情，原来也不
过如此